



汗血马

[美] W. L. 芮弗 著

袁颂纯 王嘉琳 译

东归

向着太阳升起的地方

® 外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归：向着太阳升起的地方 / (美) 芮弗著；凌颂纯，王嘉琳 译.

—北京：外文出版社，2005

(汗血马系列丛书)

ISBN 7-119-03886-9

I. 东... II. ①芮...②凌...③王... III. 厄鲁特-民族历史


IV. K28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32011 号

策划顾问 肖晓明

东归：向着太阳升起的地方

作 者 [美] W·L·芮弗 著 凌颂纯 王嘉琳 译

策 划  (www.bjzml.com)

执行策划 宝 罗 梁 越

责任编辑 孙志伟 胡开敏

装帧设计 李彦生

责任印制 林 莉

出版发行 外文出版社 (www.flp.com.cn)

社 址 北京市百万庄大街24号 邮政编码 100037

电 话 (010) 68320579 (总编室)

(010) 68329514/68327211 (推广发行部)

电子信箱 info@flp.com.cn sales@flp.com.cn

印 刷 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 外文书店

开 本 16开(787×1092毫米) 字 数 330千字

版 次 2005年5月第1版第2次印刷 印 张 23.5

书 号 ISBN 7-119-03886-9

定 价 3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译者前言

1771年（乾隆三十六年）春，我国土尔扈特部的十几万人，在渥巴锡汗的率领下，扶老携幼，丢弃大量家什器皿和钱财，驱赶着五百万头牲畜，毅然从伏尔加河下游的阿斯特拉罕出发，浩浩荡荡，横穿哈萨克草原，向着中国的西北地区前进，经过半年多的长途跋涉，终于在1771年6月底全部回归祖国，胜利地完成了一次震撼中外的民族大迁移。这部小说就是取材于这个伟大历史事件的。

我国土尔扈特部西迁伏尔加地区和他们东返故土的历史，中外史籍都有记载。这些书中有我国清代史家椿园七十一的《西域闻见录》、张穆的《蒙古游牧记》卷14、何秋涛的《朔方备乘》卷38等，还有西方和俄国史家霍渥斯的《蒙古史》、加恩的《早期中俄关系史》、列夫申的《吉尔吉斯—哈萨克各帐及各草原的叙述》、M·诺夫列托夫的《加尔梅克人》等。西方和俄国史籍称土尔扈特人为“加尔梅克人”，“加尔梅克”是突厥语“分离”的意思。

土尔扈特部是我国西蒙古的一支。1632年，他们由于西蒙古各部之间的纷争和为寻找牧场，在和·鄂尔勒克首领的率领下，游牧到了伏尔加河流域。他们在那里生活了一百四十年，始终与西蒙古各部和清政府保持着联系，不间断地遣使向清政府上表进贡，乞市贸易，政治上和经济上的交往十分密切。1713年清朝政府派出了以内阁侍读图理琛、太子侍读殷扎纳、理藩院郎中纳颜及西蒙古人舒哥、米斯等五人为首的一行二十二人的使团，假道俄国，前往伏尔加地区探望与慰问远处异域的我国土尔扈特部人众。

在这一个半世纪的岁月中，土尔扈特人民通过他们辛勤的劳动，开拓了伏尔加一带荒无人烟的草原，同时自身也得到了生息繁衍，如清代史籍《皇朝藩部要略》卷12之所记：“休养生息百余载，两岸共十余万户，毡幕驼马，云屯谷量”。但是，好景不常，随着时间的推移，土尔扈特部日益严重地遭受着沙皇俄国扩张政策制造的各种灾难。



沙皇政府派驻土尔扈特部的大使奇钦斯科伊，凌驾于土尔扈特部最高权力机构扎尔固之上，俨然以太上皇自居，专横跋扈，粗暴地干涉土尔扈特部内政。他曾傲慢地声称土尔扈特部是“用链子拴住的一只熊……”。沙皇政府在土尔扈特部的游牧地四周设置军事据点，派驻兵力，对土尔扈特部严加监督，为此招募了大量哥萨克军人。这些哥萨克士兵为非作歹，经常袭击伤害土尔扈特人民。沙皇政府挑动土尔扈特人和哈萨克人以及其他民族相互仇视、厮杀。沙皇政府强迫土尔扈特部与之签定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从而获取优惠的商务特权，对土尔扈特部课以重税，倾销大量的俄国商品，从中牟取暴利。更有甚者，沙皇政府为了进行侵略战争，强行在土尔扈特部中征调大批士兵。从十八世纪初彼得大帝发动对外战争到1767年俄土战争，沙皇政府在土尔扈特部征兵竟达七八万人，以致土尔扈特人人忧惧。在这种险恶的形势下，土尔扈特部上下一致，万众一心，决意东返，回归故土。小说对此作了真实的、形象的描写和反映，正确地回答了土尔扈特部发动这次大迁移的原因。

在当时的条件下，土尔扈特部从伏尔加河东返故土——我国新疆的准噶尔地区，绝非易事。由于土尔扈特部东返的主要路线是横穿与之敌对的小帐、中帐哈萨克人居住的今哈萨克斯坦西部和中部的褶曲丘陵，这就决定了他们非得付出惨重代价不可。他们除了要忍受恶劣的地理、气候条件造成的严寒、酷暑、干渴之外，还得且战且走，既要对付沙皇政府的哥萨克武装的追击，又要迎战被沙皇政府煽动起来的小帐、中帐哈萨克军队的攻击。土尔扈特人民凭着回归故土的强烈愿望，不怕牺牲，不畏险阻，走完了东返的艰难历程。作者以雄伟的构思，流利的笔触，饱满的激情再现了土尔扈特人民东归祖国的历史场面，读之令人感动不已。

作者通过年轻的土尔扈特英雄苏布台和贵族公主赛达尔·加甫之间的真挚、感人的爱情悲剧，成功地反映了土尔扈特人民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他们的经济、文化、宗教信仰、风俗和道德观。小说对那个时代宗教的虚伪和欺骗性也作了淋漓尽致、极其深刻的揭露。

但是，应当指出，由于立场和观点的不同，作者对土尔扈特部领导

集团中一些人物的刻画并不符合历史实际。不言而喻，历史小说不能与历史著作等同，它允许渲染，但必须把握住历史事实的本来面貌。渥巴锡汗、策伯克多尔济亲王、洛桑大喇嘛、巴木巴尔亲王和舍楞等历史人物，史有记载。他们之间在一些问题上虽政见不同，有过权力之争，但在东返故土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是一致的，坚定不移的。洛桑大喇嘛主张“离开这个异教徒之国……”（见霍渥斯，《蒙古史》，第一卷，第十章），舍楞极力向渥巴锡汗进言劝说：“伊犁等处……万里之地，空虚无人，可据而有也。”（见何秋涛《朔方备乘》，卷38）。策伯克多尔济亲王，巴木巴尔亲王因竭力促成东返大业，力挽狂澜，做出了贡献，分别受封为布延图亲王和毕锡勒尔图郡王。舍楞虽参与准噶尔贵族叛乱，事后逃离祖国，但在东返的途中，不顾个人安危，全力协助渥巴锡汗完成了东返事宜，被晋封为弼里克图郡王。作者鉴于历史偏见，错误地把土尔扈特部族在东返途中所遭受的惨重的牺牲，惊人的损失，经受的挫折、困难、折磨，统统归咎于土尔扈特部领导集团某些头面人物的“背叛”，甚而归咎于东返的行动。这是不正确的，与历史实际大相径庭。

这部历史小说虽有此不实之处和其他的缺点，但毕竟瑕不掩瑜，不失为一部好书。它是最早反映距今已有两个世纪之久的这个伟大事件的文艺作品。

当年土尔扈特部返归祖国后，受到了祖国各族人民的热烈欢迎，受到了清朝政府优厚的抚恤。清朝政府在他们回到祖国后，曾经拨银二十五万两，发放了大量衣、被、帐篷、粮食等生活资料和牛、羊、马等牲畜，使土尔扈特人民得以在祖国的土地上重建家园。乾隆皇帝还在承德避暑山庄接见了渥巴锡汗等人，并在普陀宗乘庙内树立了由他亲自撰写的《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和《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两块巨大的石碑，以表彰他们建立的伟业。

现在，生活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境内的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以及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等地的十多万蒙古族人民，大部分都是那一次大迁徙回归祖国的土尔扈特人的后代。



土尔扈特部排除万难，不远万里，回归祖国的英雄事迹可以说是我国人民爱国主义的一个光辉典范，是我们应该大书特书的。我们当年正是怀着这种感情，根据英文原版，并参照日本出版的日译本，把这本书译为中文。

2004年北京外文出版社、北京智美利达公司与我联系，希望将当年由凌颂纯先生与我合译的《土尔扈特》一书列入汗血马丛书重新出版，对此我欣然接受，同时为突出该书的主题，将书名改为《东归：向着太阳升起的地方》。时隔19年之后，能将那段伟大的历史再一次呈现给广大读者，我感到很欣慰，同时也衷心感谢出版界朋友和广大读者的支持与帮助，并以此告慰此书的另一位译者——已经仙逝的凌颂纯先生。

王嘉琳

1986年5月16日初撰于乌鲁木齐

2004年12月22日修订于广州

人物表

王公

- 渥巴锡 土尔扈特部的汗，成吉思汗的后裔
策伯克多尔济 渥巴锡汗的堂兄，土尔扈特扎尔固首脑
巴木巴尔 渥巴锡汗母亲的堂兄，土尔扈特部的将军、亲王
舍楞 从准噶尔逃来的土尔扈特王公
卓库特 准噶尔部的王公
雅兰丕勒 和硕特部的亲王，渥巴锡汗的岳父
曼黛莱 雅兰丕勒的女儿，渥巴锡汗的妻子
桑德·加甫 渥巴锡汗的姐姐
赛达尔·加甫 渥巴锡汗的妹妹

僧侣

- 洛桑 巴木巴尔亲王的儿子，土尔扈特部大喇嘛
奇里库 喇嘛，渥巴锡汗的司书
库比尔干 西藏来的喇嘛，活佛巴伽萨满教的祈祷师

部民

- 默默图巴希 土尔扈特部的将军
帖木尔 土尔扈特部的将军
苏布台 帖木尔的儿子，土尔扈特部队的队长
奶奶 帖木尔的母亲
盖代斯 帖木尔的大儿子，富裕牧民
伽珣 盖代斯的妻子
库钦 伽珣的父亲



默尔根 盖代斯的牧羊人
老夏木巴 渥巴锡汗的牧羊人头目
耶尔丹 土尔扈特牧民
诺尔勃 土尔扈特牧民，战士，无神论者
土卢库 土尔扈特战士，佛教徒
巴图 土尔扈特战士，萨满教徒
太奈克 一个愚直的佝偻人
列夫·左罗茨基 策伯克多尔济亲王的奴隶

敌人

杜丁大尉 哥萨克军官，法国人
瓦希洛夫中尉 哥萨克人质，苏布台的朋友
米海洛夫中尉 渥巴锡汗的哥萨克人质
库拉吉纳 要塞的司令官
加林斯基中尉 俄军使者
贝岚 哈萨克王公，军人

统治者

叶卡德琳娜二世 俄国女皇
奇钦斯科伊 俄国派驻土尔扈特部的大使
贝凯托夫 俄国阿斯特拉罕州长
特劳本伯格 俄国驻奥伦堡的军事指挥官(少将)
奴拉里 小帐哈萨克汗
艾拉里(阿布莱) 中帐哈萨克汗
西藏达赖喇嘛
清朝乾隆皇帝
伊勒图将军 清朝伊犁将军

作者前言

一个小说家在着手创作一部历史小说的时候，必须受到两个限制：首先，必须承认历史事实的主导地位，即必须严格地恪守历史事实的基本要点。就1771年土尔扈特举族大迁徙的事件来说，其限制是缺乏史料。

第二个限制是，小说家在创作一个异民族的和小说家不属于同一时代的，从未到过的地方的历史题材时，他必须学会几乎是直觉地描述这些事件的本领。这就是说，在本书特定条件下，要求小说家像个地地道道的土尔扈特人，同时不能丧失把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民族结成为兄弟的人类共性。

小说家必须在这两个限制的前提下，在他自己作为一个作家的能力所及的范围内，探索出一条创作一个对今天的人们有意义的，栩栩如生的故事的路子。他必须把历史学家、地理学家、民族学家、人类学家所掌握的知识集于一炉，并且依靠他自己的人性观和想像力，在整个创造的过程中充分把这些事实铺开并别具匠心加以安排和组织，使一部著作虽然是陌生的，却是熟悉而亲切的；虽然是理性的结晶，却是靠直觉而能接受的；虽然是异民族的，却是扣人心弦而富有意义的。

我本人对于这个几乎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土尔扈特人举族大迁徙的事件的兴趣，首先是由D·包罗杰的《中国史》一书里的一段话或仅仅稍多于一页文字——引起的。包罗杰在这本书的一个片断的报导里，记述了1771年，五十万土尔扈特蒙古人带着将近五百万头牲畜，为了逃避俄国女皇叶卡德琳娜二世的压迫，离开俄国的伏尔加河地区，长途跋涉三千英里，回到中国的天山地区。由于这个迁徙事件和俄国或是中国清帝国两方面都没有多大直接的关系，所以，包罗杰把它处理为亚洲腹地的一个传奇性的脚注了。尽管情况不明和围绕土尔扈特大迁徙事件存在着大量猜想和推测，在我看来，他们的事迹包含着一种深刻的人性意义。本书写的是一场史诗规模的迁徙和灾难。在史前时期，人类如此大规模的移动是比较频繁的，它从人种学上和文化上促进了我们所承袭的这个



世界的形成。在古代和有史时代的交界时期，最后的一次民族大迁徙是以色列人出走埃及。在近代，最近期的类似事件，或许是加泰罗尼亚人的逃离巴塞罗那。我们自己所处的时代可能酝酿着追求民主的民族从受到异国压迫者入侵的城市和土地上迁出的事件(可能指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欧洲的一部分人民逃离希特勒德国占领区的情况——译者)。但是，在整个现代史上，还没有发生可以与逃离俄国女皇暴政的土尔扈特蒙古人的大迁徙相提并论的事例。

这样的一个大事件，怎么能在历史上销声匿迹呢？

提出所有那些在回答这个问题时冒出来的想法是没有必要的。历史学家们必定正在处理历史世界所发生的那些一目了然的事件。就此观点论，希特勒或墨索里尼的自大狂似乎比一些民族本能地寻求自由的运动意义要重大得多。然而，对于小说家说来，后者才是具有举足轻重意义的。在文字记载十分贫乏的情况下，小说家必须从最真实的历史入门，即在人类思想和心灵中，去寻求答案。就土尔扈特人的迁徙说来，除了基本史实的模糊梗概之外，其他都已经不得而知了。和这一事件直接有关的重要文献仅有五种。它们的内容有些又是相互矛盾的，多少带些偏见。

探索这些矛盾，就要进一步搜集有关土尔扈特蒙古人和他们大迁徙的历史资料，弄清他们的外形和生活方式；他们原先怎样来到俄国的；在沙皇帝国控制下的一个游牧民族所面临的问题，他们是怎样回到中国的；他们实际的迁徙路线，沿途的地形地貌；他们一路上所见到的动植物的情况。同时还要深入地了解为什么这样一个英雄的民族要不辞万里回归故土，而在一路上又干了那么多盲目的和矛盾的活动呢？除了客观上的原因之外，他们本身又存在着哪些导致这些情况发生的因素呢？所有这些都要一一弄清，然后把它们写成他们那个时代和地区的复杂的人类奋斗的小说。因为，今天的人们正在追求着许多相同的东西。

在我看来，土尔扈特人的悲壮之举不是消失在历史上的传奇交界地区的一个孤立事件，而是人类永恒地追求自由与和平的一个真实范例，是值得我们传诵的一篇伟大的叙事史诗。

W·L·芮弗

目录

- 译者前言 /1
- 人物表 /5
- 作者前言 /7
- 1 部族的惊天决定 /1**
- 2 出发前的最后准备 /11**
- 3 向往光明与自由的迁移大军 /24**
- 4 年轻战士的苦恼心事 /34**
- 5 无法预知的前途 /44**
- 6 围困库拉吉纳要塞 /61**
- 7 激动人心的决斗 /73**
- 8 部族的起源 /82**
- 9 凶猛的暴风雪 /93**
- 10 想象中的天堂 /105**
- 11 独特的理财方式 /115**
- 12 真挚的情谊 /130**
- 13 惨死的驼子仆人 /141**
- 14 不一样的年节 /150**
- 15 动人的爱情表白 /164**

- 16 欧洲战场上的最后一次战斗 /178**
- 17 沼泽地里的艰难行进 /186**
- 18 长途跋涉的惨痛代价 /199**
- 19 使者带来的灾难性消息和追兵的无情大火 /211**
- 20 殊死的搏杀 /225**
- 21 穿越沙漠 /234**
- 22 大汗遭遇刺杀 /251**
- 23 策伯克多尔济亲王的计划 /261**
- 24 车毁人亡的交易 /277**
- 25 巴尔喀什湖前惨绝人寰的战役 /301**
- 26 爱情的力量 /327**
- 27 英雄的生命献给自由与和平 /331**
- 28 历经苦难终于踏上故土 /354**

1 部族的惊天决定

雨静静地地下着，静静地，一滴接着一点一滴地下着，像水晶般的翅膀似的展开着，像雪片似的轻轻地地下着。确实，晚空异常灰白，看来，高空里很可能已经下开雪了。这越来越袭人的寒气似乎由于分量太重，正在慢慢地向下沉，朦胧的暮色越降越低。纷纷扬扬的雨，像霜似的散开，封冻的大地在暮色中开始发出幽暗的光。

在这寒冬的幽暗中，一名年轻的土尔扈特^①骑手骑着马向一个山岬驰去。远处，晚空映衬着山岬，山岬呈现出朦胧的轮廓。他停了下来。西边，远在昏暗的伏尔加河彼岸，杰纳特要塞的灯火在天边闪烁。这灯火，他在这儿就可以看到了。

那是1771年1月5日的夜晚——俄历的圣诞节前夕，照土尔扈特星占家的说法，是兔年的十二月初一。

那个土尔扈特青年凝视着这个远方的要塞，深深地感到此时此刻形势的严重性。杰纳特要塞所表示的东西，不仅仅是要塞本身的那几堵石墙和几栋木房，也不仅仅是驻守在那里的哥萨克守备队。它体现了俄罗斯女皇叶卡德琳娜二世的力量。女皇政权强大，触角伸至每个角落。她用许多如同杰纳特要塞及其守备队那样的要塞和守备队来包围土尔扈特牧地。一百四十年来，土尔扈特人在这片土地上自由自在地生活着。但现在，俄罗斯帝国却无情地蚕食着这片土地。为此，土尔扈特部族计划着，黎明时分，他们将对俄罗斯帝国举起反叛的大旗。

反叛的决定是在那天下午的部族大会上做出的。五万多名牧民和战士出席了这次部族大会。女皇给他们发了一批滑膛枪和两门铜制大炮，让他们和近邻哈萨克人打仗。然而，他们没有去。他们在东面的比希乌巴湖附近的大平原上集合起来，列述了他们在女皇治下所蒙受的各种冤屈和损失。

人们诉说了他们是怎样在自己的土地上失去了自由和繁荣；女皇是

①土尔扈特：西蒙古的一支。

——译者



怎样通过赋税剥夺了他们的财产，又是怎样通过战争夺取了他们的生命的。生活已经变成战争和赋税，除了那些得不到任何报偿的战争和赋税以外，其他什么也没有。有人说起在他们现在这个年月里，土尔扈特的工匠们已经不再制作他们所使用的许多物品了。他们讲述了他们是如何被迫用高价向女皇购买这些物品。还有人提到女皇把异国的生活方式、宗教习俗、财产法律以及政治纲领强加给他们，以用来代替他们自己古老的游牧方式。

亲王、僧侣和牧民们，这个那个的，诉说了很久。大家都有同感，那就是土尔扈特人的服从和容忍已经到了极限，必须采用反叛出逃等这些自我防御的武器了。大家感到如果再不采取这些措施的话，整个部族不是沦为俄国女皇手中的穷奴隶，就是彻底灭亡。于是，到会的五万多名土尔扈特人全体一致决定反叛出逃。他们激昂地怒吼着，发誓要携带他们的全部牲畜和家族，逃离伏尔加河流域，逃离这片不可能再有自由的土地。

土尔扈特部的渥巴锡汗最后讲了话。他说，女皇的军队一定会阻止他们离开的。但是，如果他们在第二天的黎明突然离开的话，就可以乘哥萨克守备队不备之时而逃脱。他说如果他们行动迅速并且有决心的话，就可以安全地到达一个女皇的权力达不到的地方。到那时候，他们也许能够和女皇达成一个新的协议。不是以奴隶的身分，而是以友人的身分，回到这里。即使达不成协议，也能找到一块可以得到和平和自由的新土地。

渥巴锡汗讲完话之后，大家又一次激动得欢呼了一阵。这以后，他们骑着马向扎在伏尔加河东岸的土尔扈特人的冬宿地奔驰而去。

那个年轻的骑手独自一人跑到其他人的前面。他怀着一种孩子气的愿望，想抢先把这个重大消息传给各个和迅^①。然而，当他接近伏尔加河，向那座山岬驰去时，当他在寒冬细雨中稍停片刻时，一阵恐惧感袭上他的心头。

俄罗斯女皇的政权是如此强大，其势力范围又是那样的宽广，杰纳特要塞仅仅是它极小的一部分。看起来，他们部族的出逃几乎是不可能成功的。只要稍微惊动一下驻守在杰纳特要塞的守备队，只要稍给他们留下

① 和迅：由血缘和婚姻关系所组成，有的还包括他们的仆人和奴隶，通常包括十到二十个帐篷，是部族最小的行政单位。
——译者

一点蛛丝马迹，那么，对他们部族来说，1月6日这一天将会从一个历史性时刻一变而成为一大悲剧之日。

那个土尔扈特青年骑手的心脏，由于极度兴奋和突如其来的恐惧之感而激烈地跳动着，就像正在分头回到整个伏尔加河东岸各个和迅去的五万多名骑手的马蹄在奔腾着，响彻四方，震撼大地。

那些哥萨克守备队肯定会听到这喧嚣的声音的，他们肯定会惊动的！

他侧耳细听，除了淅沥的雨声，什么也没有。那蒙蒙细雨正变得越来越柔和，越来越冷，在晦暗的天空中，越来越像雪片似的飘洒下来。风从西面吹来，从遥远的对岸的要塞吹来。他想，那是吉祥的风。

这年轻的土尔扈特骑手名叫苏布台，是老战士帖木尔宰桑^①的儿子。就在那天比希乌巴湖附近的大会之前，他还被人看作是个牧羊少年呢。可现在，他是一名战士，是一个真正的男人了。这是因为今天会议结束后，他领到一杆锃亮的滑膛枪。那是女皇发给他们，让他们土尔扈特人去和哈萨克人打仗用的。现在，这杆枪正灵巧地搁在他的两条大腿之上，他握着它，不由得在黑暗中微笑起来。他想到现在他可以拿这个精美的武器，防备哥萨克守备队的追击，保护他自己的部族了。

苏布台骑在一匹白马上，向前弯着身子，几乎是站在那副短镫子上，继续注视着那个要塞。

他那衬着羊毛的长外衣，为了骑马方便，两边下摆都开着叉。每当他轻轻地挪动一下身体的时候，一把蒙古刀和燧石就和挂在蓝色宽腰带上的一条短链子相碰，发出丁当的声响。他的牝马听到声响，就摆动它那对湿漉漉的耳朵。虽然他呼出来的气息已经开始在寒冷的空气中凝成水蒸气，可他还是敞开着胸，翻起了盔形帽子的皮垂子。他的脸清瘦而强劲。他和他所有的同胞一样，颧骨高平，眼梢略向上翘，显示着蒙古人的特点。他遵照他们的东方习俗，帽子下面吊着一条垂肩的短发辫。

突然，他紧张地抓起了滑膛枪，紧接着，他那仅仅长着几根黑胡须的上嘴唇也紧闭了起来。

^①宰桑：蒙古人管理一个爱马克的军事和行政官吏。

——译者



随着从河彼岸刮来的一股冷风，隐约传来了一阵钟声，这钟声虽然微弱，却十分急促。那些大铁钟发了疯似的摆动着，仿佛从那些倒挂的铁碗里发出的阵阵声响，是向这个远方的要塞倾诉警告之言。

但是，不久钟声就停了下来，再也听不到什么声响了。由于生活在大海似的草原上，他的视力非常好。他向遥远的伏尔加河彼岸望去，审察着那些黑洞洞的建筑，但没有发现任何惊慌骚乱的迹象。

他这才想起这是俄罗斯人的一个节日。他们在这个节日里，是要敲响那些大铁钟的。他知道一切都还顺利，一切都还没有被发觉。越过在黑暗中闪光的冰面，在深邃黝黑的河水那一面，圣诞节的钟声在寒冷的夜空里荡漾，哥萨克守备兵正坐在噼啪作响的火炉边喝着伏特加酒。

他刚要松手放开那发湿的滑膛枪枪托时，从南面又传来了一阵声响。有人骑着马急速地从大路上驰来。这条路沿着伏尔加河的东岸，从里海的阿斯特拉罕一直伸延到北面的萨拉托夫。苏布台用双膝轻轻地碰了碰他的马退到小坡下，在黑暗中一动不动地等待着那些骑手们通过。他神经紧张地摸着他的那杆滑膛枪。可是，等他们来到跟前时，他看清楚那是赛达尔·加甫，她像个文弱的少年，在两名卫兵中间，像箭似的疾驰而来。苏布台一只手抓住滑膛枪和缰绳，另一只手扬起鞭子朝他的马肚子上抽了一长鞭。他在那几个骑手后面奔驰着，心激烈地跳动起来。他边骑着马边高声喊着：

“呀——布纳^①！”

在他快要赶上那三个骑手时，一个卫兵转过阴沉沉的脸看了看他。可是当苏布台和他们并辔而行时，那个卫兵脸上的表情变了。他看着这个还没有长胡子的青年手里攥着杆枪，勉强地微微笑了笑。不过，他还是掩盖不了他的好奇心，嘟哝地问道：

“什么事这样激动，小当兵的？”

苏布台的脸憋得绯红，他急忙转向赛达尔·加甫，看看她是不是听到了那个人煞有介事的问话。她既没有回过头来，也没有露出听到的样子，只是骑着马径直朝前奔去。一时间，他对她没有注意到自己而感到高

①布纳：走啊或上啊之意。
——译者

兴。他再一次看了看那个卫兵。这一次，那个卫兵客气了一些，问道：“我说啊，什么事那么激动，兄弟？”

这次，苏布台宽慰地微笑了。他装着为了听那卫兵说话，不得不在马鞍子上弯下身子，因为那个人整整地比他矮着一个头。

“今天定下来啦，大叔，咱们定下来啦。”

“我的老天爷，”那个卫兵，喊道，“定下什么啦，伙计？”

“要走了，今天夜里就要离开俄国了。”苏布台说道。

听到这个消息，旁边一直没有开过口的卫兵从镫子上站了起来，大声喊道：

“呀——布纳！我们要走啦！”

前面那个卫兵，尽管自己也很兴奋，却说道：

“那可不是什么新消息了，伙计，咱们到哪儿去呢？”

“到雅伊克河^①去，也可能到恩巴河去。到了那儿，我们可以让女皇服输！”苏布台回答道。

听到这个消息，首先问话的那个卫兵也从镫子上站了起来。他们两个人一面狂热地喊着一面催促着马，加快奔驰的步子。他们就好像要争先把这个消息报告给渥巴锡汗的各个和迅似的。

赛达尔·加甫既没有回过头来，又像是没有听到他们的说话，只是一个劲地催马跑在他们三个人的前头。苏布台的白牝马和她骑的那匹马是棋逢对手，不相上下。他的马是来自渥巴锡汗的马厩，是他在夏季赛马中得到的奖品。那是一匹巴尔库尔种的小马驹，结实，行走如飞。他的马比起赛达尔·加甫的卫兵骑的土库曼马要快得多。他很快就超过了那两个卫兵，接着又拼命地追赶着赛达尔·加甫。

雨终于变成了雪。两名卫兵的形影和声响都消失在远远的后面。赛达尔·加甫离他大约只有两匹马的距离了。在这大雪弥漫的夜晚，他们两个人似乎和世上一切都彻底隔离开了。不久前，他们还都是孩子。那时，他有许多次和赛达尔·加甫在阳光明媚的放牧地上赛马嬉戏，可现在情况不同了。好像今天的大会，那杆枪以及明天黎明从俄国的出逃等这一切，

①雅伊克河：
乌拉河旧称。
——译者